史記三家註/卷0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五十四

史記卷五十五
留侯世家第二十五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五十六

留侯世家第二十五

留侯〈索隱韋昭云「留，今屬彭城」。按：良求封留，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。今城內有張良廟也。」〉張良者，〈索隱《漢書》云字子房。按：王符、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，姬姓也。秦索賊急，乃改姓名。而韓先有張去疾乃張譴，恐非良之先代。〉其先韓人也。〈索隱良既歷代相韓，故知其先韓人。顧氏按：《後漢書》云「張良出於城父」，城父縣屬潁川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城父在汝州郟城縣東三十里，韓（里）〔地〕也。」〉大父開地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大父，祖父。開地，名。」〉相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。父平，相釐王、悼惠王。〈集解韓系家及《系本》作桓惠王。〉悼惠王二十三年，平卒。卒二十歲，秦滅韓。良年少，未宦事韓。韓破，良家僮三百人，弟死不葬，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，爲韓報仇，以大父、父五世相韓故。〈索隱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，故云五代。〉

良嘗學禮淮陽。〈正義今陳州也。〉東見倉海君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秦郡縣無倉海。或曰東夷君長。」　索隱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，爲倉海郡，或因以名，蓋得其近也。正義《漢書》武帝紀云「〔元朔〕元年，東夷穢君南閭等降，爲倉海郡，今貊穢國」，得之。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爲郡，自書之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穢貊在高麗南，新羅北，東

至大海西。」〉得力士，爲鐵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東游，良與客狙〈集解服虔曰：「狙，伺候也。」應劭曰：「狙，七預反，伺也。」徐廣曰：「伺候也，音千恕反。」索隱按：應劭云「狙，伺也。」一曰狙，伏伺也，音七豫反。謂狙之伺物，必伏而候之，故今云「狙候」是也。〉擊秦皇帝博浪沙中，〈索隱服虔云「地在陽武南」。按：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。　正義晉《地理記》云「鄭陽武縣有博浪沙」。按：今當官道也。〉誤中副車。〈索隱按：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。屬車即副車，而奉車郎御而從後。〉秦皇帝大怒，大索天下，求賊甚急，爲張良故也。良乃更名姓，亡匿下邳。

良嘗閒從容〈索隱嘗訓經也。閒，閑字也。從容，閒暇也。從容謂從任其容止，不矜莊也。〉步游下邳〈索隱邳，被眉反。按：《地理志》下邳縣屬東海。又云邳在薛，後徙此。有上邳，故此曰下邳也。〉圮上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圮，橋也，東楚謂之圮。音怡。」　索隱李奇云「下邳人謂橋爲圮，音怡」。文穎曰「沂水上橋也」。應劭云「沂水之上也」。姚察見《史記》本有作土旁者，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圮。圮亦音夷，理或然也。〉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墮其履圮下，〈索隱崔浩云「直猶故也」，亦恐不然。直言正也，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。〉顧謂良曰：「孺子，下取履！」良鄂然，欲毆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良怒，欲罵之』。」　索隱毆音烏后反。〉爲其老，彊忍，下取履。父曰：「履我！」良業爲取履，因長跪履之。〈索隱業猶本先也。謂良心先已爲取履，故遂跪而履之。〉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驚，隨目之。父去里所，復還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曰『爲其老，強忍，下取履，因進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驚。父去里所，復還』。」〉曰：「孺子可教矣。後五日平明，與我會此。」良因怪之，跪曰：「諾。」五日平明，良往。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「與老人期，後，何也？」去，曰：「後五日早會。」五日雞鳴，良往。父又先在，復怒曰：「後，何也？」去，曰：「後五日復早來。」五日，良夜未半往。有頃，父亦來，喜曰：「當如是。」出一編書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編，一作『篇』。」〉曰：「讀此則爲王者師矣。後十年興。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，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。」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穀城山一名黃山，在濟州東阿縣東。濟州，故濟北郡。孔文祥云『黃石公〔狀〕，鬚眉皆白，（狀）杖丹黎，履赤舄』。」〉遂去，無他言，不復見。旦日視其書，乃太公兵法也。〈正義《七錄》云：「太公兵法一袠三卷。太公，姜子牙，周文王師，封齊侯也。」〉良因異之，常習誦讀之。

居下邳，爲任俠。項伯常殺人，從良匿。

後十年，陳涉等起兵，良亦聚少年百餘人。景駒自立爲楚假王，在留。良欲往從之，道

遇沛公。沛公將數千人，略地下邳西，遂屬焉。沛公拜良爲廄將。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官名。」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良爲他人言，皆不省。良曰：「沛公殆天授。」〈索隱殆訓近也。〉故遂從之，不去見景駒。

及沛公之薛，見項梁。項梁立楚懷王。良乃說項梁曰：「君已立楚後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，可立爲王，益樹黨。」項梁使良求韓成，立以爲韓王。以良爲韓申徒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即司徒耳，但語音訛轉，故字亦隨改。」〉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，得數城，秦輒復取之，往來爲游兵潁川。

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，良引兵從沛公，下韓十餘城，擊破楊熊軍。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，與良俱南，攻下宛，西入武關。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嶢音堯。」〉良說曰：「秦兵尚彊，未可輕。臣聞其將屠者子，賈豎易動以利。願沛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爲五萬人具食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五，一作『百』。」〉益爲張旗幟〈索隱音其試二音。〉諸山上，爲疑兵，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。」秦將果畔，欲連和俱西襲咸陽，沛公欲聽之。良曰：「此獨其將欲叛耳，恐士卒不從。不從必危，不如因其解〈索隱謂卒將離心而懈怠。〉擊之。」沛公乃引兵擊秦軍，大破之。（遂）〔逐〕北至藍田，再戰，秦兵竟敗。遂至咸陽，秦王子嬰降沛公。

沛公入秦宮，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噲諫沛公出舍，沛公不聽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本『噲諫曰：「沛公欲有天下邪？將欲爲富家翁邪？」沛公曰：「吾欲有天下。」噲曰：「今臣從入秦宮，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鍾鼓之飾，奇物不可勝極，入其後宮，美人婦女以千數，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。願沛公急還霸上，無留宮中。」沛公不聽』。」〉良曰：「夫秦爲無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夫爲天下除殘賊，宜縞素爲資。〈集解晉灼曰：「資，藉也。欲沛公反秦奢泰，服儉素以爲藉也。」〉今始入秦，即安其樂，此所謂『助桀爲虐』。且『忠言逆耳利於行，毒藥苦口利於病』，〈索隱按：此語見《孔子家語》。〉願沛公聽樊噲言。」沛公乃還軍霸上。

項羽至鴻門下，欲擊沛公，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，私見張良，欲與俱去。良曰：「臣爲韓王送沛公，今事有急，亡去不義。」乃具以語沛公。沛公大驚，曰：「爲將柰何？」良曰：「沛公誠欲倍項羽邪？」沛公曰：「鯫生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呂靜曰鯫，魚也，音此垢反。」　索隱呂靜云「鯫，魚也，謂小魚也，音此垢反」。臣瓚按：《楚漢春秋》鯫生本姓（解）〔鯫〕。〉教我距關無內諸侯，秦地可盡王，故聽之。」良曰：「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？」沛公默然良久，曰：「固不能也。今爲柰何？」良乃固要項伯。項

伯見沛公。沛公與飲爲壽，結賓婚。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，所以距關者，備他盜也。及見項羽後解，語在項羽事中。

漢元年正月，沛公爲漢王，王巴蜀。漢王賜良金百溢，珠二斗，良具以獻項伯。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，使請漢中地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本但與巴蜀，故請漢中地。」〉項王乃許之，遂得漢中地。漢王之國，良送至褒中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。昔秦欲伐蜀，路無由入，乃刻石爲牛五頭，置金於後，僞言此牛能屎金，以遺蜀。蜀侯貪，信之，乃令五丁共引牛，塹山堙谷，致之成都。秦遂尋道伐之，因號曰石牛道。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，褒中之北是。」又云：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，與褒水同源而流派。《漢書》溝洫志示褒水通沔，斜水通渭，皆以行船。」〉遣良歸韓。良因說漢王曰：「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，示天下無還心，以固項王意。」乃使良還。行，燒絕棧道。

良至韓，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，項王不遣成之國，從與俱東。良說項王曰：「漢王燒絕棧道，無還心矣。」乃以齊王田榮反，書告項王。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，而發兵北擊齊。

項王竟不肯遣韓王，乃以爲侯，又殺之彭城。良亡，間行歸漢王，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。復以良爲成信侯，從東擊楚。至彭城，漢敗而還。至下邑，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：「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，誰可與共功者？」良進曰：「九江王黥布，楚梟將，與項王有郤；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：此兩人可急使。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，當一面。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則楚可破也。」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，而使人連彭越。及魏王豹反，使韓信將兵擊之，因舉燕、代、齊、趙。然卒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。

張良多病，未嘗特將也，常爲畫策臣，時時從漢王。

漢三年，項羽急圍漢王滎陽，漢王恐憂，與酈食其謀橈楚權。食其曰：「昔湯伐桀，封其後於杞。武王伐紂，封其後於宋。今秦失德弃義，侵伐諸侯社稷，滅六國之後，使無立錐之地。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，畢已受印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，莫不鄉風慕義，願爲臣妾。德義已行，陛下南鄉稱霸，楚必斂衽而朝。」漢王曰：「善。趣刻印，先生因行佩之矣。」

食其未行，張良從外來謁。漢王方食，曰：「子房前！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。」具以酈生語告，曰：「於子房何如？」良曰：「誰爲陛下畫此計者？陛下事去矣。」漢王曰：

「何哉？」張良對曰：「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。」〈集解張晏曰：「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。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，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。」〉曰：「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，度能制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一也。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，度能得紂之頭也。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二也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閭，〈索隱按：崔浩云「表者，標榜其里門也」。商容，紂時賢人也。《韓詩外傳》曰「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，欲以化紂而不能，遂去，伏於太行山。武王欲以爲三公，固辭不受」。餘解在商紀。〉釋箕子之拘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釋，一作『式』。拘，一作『囚』。」〉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，表賢者之閭，式智者之門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三也。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，以賜貧窮。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四矣。殷事已畢，偃革爲軒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革者，革車也；軒者，赤轓乘軒也。偃武備而治禮樂也。」　索隱蘇林云：「革者，兵車也；軒者，朱軒皮軒也。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。」說文云：「軒，曲周屏車。」〉倒置干戈，覆以虎皮，以示天下不復用兵。今陛下能偃武行文，不復用兵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五矣。休馬華山之陽，示以無所爲。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六矣。放牛桃林之陰，〈索隱按：晉灼云「在弘農閿鄉南谷中」。應劭《十三州記》「弘農有桃丘聚，古桃林也」。《山海經》云「夸父之山，北有桃林，廣三百里」也。〉以示不復輸積。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七矣。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，弃墳墓，去故舊，從陛下游者，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復六國，立韓、魏、燕、趙、齊、楚之後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，從其親戚，反其故舊墳墓，陛下與誰取天下乎？其不可八矣。且夫楚唯無彊，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唯當使楚無彊，彊則六國弱從之。」　索隱按：荀悅《漢紀》說此事云「獨可使楚無彊，若彊，則六國屈橈而從之」。又韋昭云「今無彊楚者，言六國立必復屈橈從楚」。是二說意同也。〉陛下焉得而臣之？誠用客之謀，陛下事去矣。」漢王輟食吐哺，罵曰：「豎儒，幾敗而公事！」〈索隱高祖罵酈生爲豎儒，謂此儒生豎子耳。幾音祈。幾者，殆近也。而公，高祖自謂也。《漢書》作「乃公」，乃亦汝也。〉令趣銷印。

漢四年，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，漢王怒。張良說漢王，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，語在淮陰事中。

其秋，漢王追楚至陽夏南，戰不利而壁固陵，諸侯期不至。良說漢王，漢王用其計，諸侯皆至。語在項籍事中。

漢六年正月，封功臣。良未嘗有戰鬬功，高帝曰：「運籌策帷帳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自擇齊三萬戶。」良曰：「始臣起下邳，與上會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計，幸而時中，臣願封留足矣，不敢當三萬戶。」乃封張良爲留侯，與蕭何等俱封。

（六年）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，其餘日夜爭功不決，未得行封。上在雒陽南宮，從復道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復音複。上下有道，故謂之復道。」韋昭曰：「閣道。」〉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。上曰：「此何語？」留侯曰：「陛下不知乎？此謀反耳。」上曰：「天下屬安定，何故反乎？」留侯曰：「陛下起布衣，以此屬取天下，今陛下爲天子，而所封皆蕭、曹故人所親愛，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。今軍吏計功，以天下不足徧封，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，恐又見疑平生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多作『生平』。」〉過失及誅，故即相聚謀反耳。」上乃憂曰：「爲之柰何？」留侯曰：「上平生所憎，羣臣所共知，誰最甚者？」上曰：「雍齒與我故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未起時有故怨。」〉數嘗窘辱我。我欲殺之，爲其功多，故不忍。」留侯曰：「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，羣臣見雍齒封，則人人自堅矣。」於是上乃置酒，封雍齒爲什方侯，〈索隱《地理志》縣名，屬廣漢。什音十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。漢什邡縣，漢初封雍齒爲侯國。」〉而急趣丞相、御史定功行封。羣臣罷酒，皆喜曰：「雍齒尚爲侯，我屬無患矣。」

劉敬說高帝曰：「都關中。」上疑之。左右大臣皆山東人，多勸上都雒陽：「雒陽東有成皋，西有殽黽，倍河，向伊雒，其固亦足恃。」留侯曰：「雒陽雖有此固，其中小，不過數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敵，此非用武之國也。夫關中左殽函，〈正義殽，二殽山也，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。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。〉右隴蜀，〈正義隴山南連蜀之岷山，故云右隴蜀也。〉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饒，北有胡苑之利，〈索隱崔浩云：「苑馬牧外接胡地，馬生於胡，故云胡苑之利。」　正義《博物志》云「北有胡苑之塞」。按：上郡、北地之北與胡接，可以牧養禽獸，又多致胡馬，故謂胡苑之利也。〉阻三面而守，獨以一面東制諸侯。諸侯安定，河渭漕輓天下，西給京師；諸侯有變，順流而下，足以委輸。此所謂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國也，〈索隱按：此言「謂」者，皆是依憑古語。言秦有四塞之國，如金城也。故《淮南子》云「雖有金城，非粟不守」。又蘇秦說秦惠王云「秦地勢形便，所謂天府」。是所憑也。〉劉敬說是也。」於是高帝即日駕，西都關中。〈索隱按：《周禮》「二曰詢國遷」，乃爲大事。高祖即日西遷者，蓋謂其日即定計耳，非即日遂行也。〉

留侯從入關。留侯性多病，即道引不食穀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服辟穀之藥，而

靜居行氣。」〉杜門不出歲餘。

上欲廢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。大臣多諫爭，未能得堅決者也。呂后恐，不知所爲。人或謂呂后曰：「留侯善畫計筴，上信用之。」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，曰：「君常爲上謀臣，今上欲易太子，君安得高枕而臥乎？」留侯曰：「始上數在困急之中，幸用臣筴。今天下安定，以愛欲易太子，骨肉之閒，雖臣等百餘人何益。」呂澤彊要曰：「爲我畫計。」留侯曰：「此難以口舌爭也。顧上有不能致者，天下有四人。〈索隱四人，四皓也，謂東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甪里先生。按：陳留志云「園公姓庾，字宣明，居園中，因以爲號。夏黃公姓崔名廣，字少通，齊人，隱居夏里修道，故號曰夏黃公。甪里先生，河內軹人，太伯之後，姓周名術，字元道，京師號曰霸上先生，一曰甪里先生」。又孔安國祕記作「祿里」。此皆王劭據崔氏、周氏系譜及陶元亮四八目而爲此說。〉四人者年老矣，皆以爲上慢侮人，故逃匿山中，義不爲漢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，令太子爲書，卑辭安車，因使辯士固請，宜來。來，以爲客，時時從入朝，令上見之，則必異而問之。問之，上知此四人賢，則一助也。」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，卑辭厚禮，迎此四人。四人至，客建成侯所。

漢十一年，黥布反，上病，欲使太子將，往擊之。四人相謂曰：「凡來者，將以存太子。太子將兵，事危矣。」乃說建成侯曰：「太子將兵，有功則位不益太子；無功還，則從此受禍矣。且太子所與俱諸將，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，今使太子將之，此無異使羊將狼也，皆不肯爲盡力，其無功必矣。臣聞『母愛者子抱』，〈索隱此語出韓子。〉今戚夫人日夜待御，趙王如意常抱居前，上曰『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』，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：『黥布，天下猛將也，善用兵，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夷猶儕也。」　索隱如淳云：「等夷，言等輩。」〉乃令太子將此屬，無異使羊將狼，莫肯爲用，且使布聞之，則鼓行而西耳。〈集解晉灼曰：「鼓行而西，言無所畏也。」〉上雖病，彊載輜車，臥而護之，諸將不敢不盡力。上雖苦，爲妻子自彊。』」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，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「吾惟豎子固不足遣，而公自行耳。」於是上自將兵而東，羣臣居守，皆送至灞上。留侯病，自彊起，至曲郵，〈集解司馬彪曰：「長安縣東有曲郵聚。」　索隱郵音尤。按：司馬彪《漢書》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。今在新豐西，俗謂之郵頭。《漢書》舊儀云「五里一郵，郵人居閒，相去二里半」。按：郵乃今之候也。〉見上曰：「臣宜從，病甚。楚人剽疾，願上無與楚人爭鋒。」因說上曰：「令太子爲將軍，監關中兵。」上曰：「子房雖病，彊臥而傅太子。」是時叔孫通爲太傅，留侯行少傅事。

漢十二年，上從擊破布軍歸，疾益甚，愈欲易太子。留侯諫，不聽，因疾不視事。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，以死爭太子。上詳許之，猶欲易之。及燕，置酒，太子侍。四人從太子，年皆八十有餘，鬚眉皓白，衣冠甚偉。上怪之，問曰：「彼何爲者？」四人前對，各言名姓，曰東園公，甪里先生，綺里季，夏黃公。上乃大驚，曰：「吾求公數歲，公辟逃我，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？」四人皆曰：「陛下輕士善罵，臣等義不受辱，故恐而亡匿。竊聞太子爲人仁孝，恭敬愛士，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，故臣等來耳。」上曰：「煩公幸卒調護太子。」〈集解如淳曰：「調護猶營護也。」〉

四人爲壽已畢，趨去。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：「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輔之，羽翼已成，難動矣。呂后真而主矣。」戚夫人泣，上曰：「爲我楚舞，吾爲若楚歌。」歌曰：「鴻鵠高飛，一舉千里。羽翮已就，橫絕四海。橫絕四海，當可柰何！雖有矰繳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繳，弋射也。其矢曰矰。」　索隱馬融注《周禮》云：「矰者，繳繫短矢謂之矰。」一說云矰，一弦，可以仰高射，故云矰也。〉尚安所施！」歌數闋，〈索隱音曲穴反，謂曲終也。說文曰：「闋，事〔已閉門〕也。」〉戚夫人噓唏流涕，上起去，罷酒。竟不易太子者，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

留侯從上擊代，出奇計馬邑下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出奇計下馬邑』。」〉及立蕭何相國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何時未爲相國，良勸高祖立之。」〉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留侯乃稱曰：「家世相韓，及韓滅，不愛萬金之資，爲韓報讎彊秦，天下振動。今以三寸舌〈索隱《春秋緯》云：「舌在口，長三寸，象斗玉衡。」〉爲帝者師，封萬戶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極，於良足矣。願弃人間事，欲從赤松子〈索隱《列仙傳》：「神農時雨師也，能入火自燒，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。」〉游耳。」乃學辟〈索隱賓亦反。〉穀，道引輕身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乃學道引，欲輕舉』也。」〉會高帝崩，呂后德留侯，乃彊食之，曰：「人生一世閒，如白駒過隙，何至自苦如此乎！」留侯不得已，彊聽而食。

後八年卒，謚爲文成侯。子不疑代侯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文成侯立十六年卒，子不疑代立。十年，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，當死，贖爲城旦，國除。」〉

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，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，果見穀城山下黃石，取而葆祠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《史記》珍寶字皆作『葆』。」〉留侯死，并葬黃石（冢）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，與留城相近也。」〉每上冢伏臘，祠黃石。

留侯不疑，孝文帝五年坐不敬，國除。

太史公曰：學者多言無鬼神，然言有物。〈索隱按：物謂精怪及藥物也。〉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，亦可怪矣。〈索隱按：詩緯云「風后，黃帝師，又化爲老子，以書授張良」。亦異說。〉高祖離困者數矣，而留侯常有功力焉，豈可謂非天乎？上曰：「夫運籌筴帷帳之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吾不如子房。」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魁梧，丘虛壯大之意。」　索隱蘇林云「梧音忤」。蕭該云「今讀爲吾，非也」。小顏云「言其可驚悟」。〉至見其圖，狀貌如婦人好女。蓋孔子曰：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」〈索隱子羽，澹臺滅明字也。仲尼弟子傳云「狀貌甚惡」。又韓子云「子羽有君子之容，而行不稱其貌」，與《史記》文相反。〉留侯亦云。

索隱述贊留侯倜儻，志懷憤惋。五代相韓，一朝歸漢。進履宜假，運籌神算。橫陽既立，申徒作扞。灞上扶危，固陵靜亂。人稱三傑，辯推八難。赤松願游，白駒難絆。嗟彼雄略，曾非魁岸。